




郭武君 著

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研究

LIANHE
ZHI HUI TI ZHI YAN JIU



国防大学出版社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研究

郭武君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研究/郭武君著.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7-5626-1315-X

I. 联… I. 郭… II. 联合作战—作战指挥—研究 IV. E8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262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6769235

北京登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95 千字 印数: 3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江泽民——从当前世界军事发展的动向看，我军编制体制不合理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编制体制的调整改革要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我们以往的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成功的教训。有些方面之所以改来改去，而效果老是不明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论证不够，或者改革方向没有错，但配套工作没有跟上去。当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出现某些失误在所难免，我们要尽可能地论证充分一些，决策科学一些，以减少失误。在进行总体设计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优良传统与发展创新的关系；借鉴外军经验与坚持我军特色的关系；军队调整改革与国家整个改革的关系；深化改革与保持部队稳定的关系。总的说来，就是要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总目标，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的方向努力，要体现“精兵、合成、效能”的原则，要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有利于未来作战的需要。要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改革上，增强部队联合作战、机动作战和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①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序

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推动着陆上、海上、空中军事力量不断向前发展，也推动着作战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从近期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看，联合作战已成为现代高技术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加强联合作战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课题。

建立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的基本前提。目前，发达国家的军队如美、英、法军等，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与“战争转型”期相适应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俄罗斯、印度、韩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的军队，也正在抓紧进行这项工作。为了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适应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指挥的需要，我们应当把调整和改革作战指挥体制作为推进有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曾经指出：“对于我军来说，联合作战虽然不完全是一个新课题，但对现代联合作战总的还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我军在进行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时，“要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改革上”^①，增强军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3、454、458 页。

队的联合作战能力。

信息化战争时代的联合作战，已不同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对于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应当有新的思考。近些年来，我军理论界在研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仍然满足不了改革实践的需要。诸如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应当遵循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的若干关系，应当树立的新观念，应当确立的新的思维方式，应当借鉴外军的哪些有益做法，应当吸取的历史经验等，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在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方法、步骤、方案等方面所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们在一些基本理论上尚未达成共识有关。急速的变革时不待我，真正从理论上弄清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方面的诸多问题，已经显得十分迫切。

近几年来，郭武君同志一直在研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这本小册子是他对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所作的一些理论思考。尽管书中的某些观点和见解还不十分成熟，有些提法也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一成果推荐给大家，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李殿仁

2003年3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刻不容缓·····	1
一、作战指挥发展的时代潮流·····	1
二、提高我军作战指挥效能的关键·····	4
第二章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应遵循的原则·····	8
一、平战结合·····	8
二、精干高效·····	10
三、系统配套·····	12
四、积极稳妥·····	14
五、保持特色·····	15
第三章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中的若干关系·····	17
一、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与保持军队稳定 的关系·····	17
二、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与新时期军事斗 争准备的关系·····	19

三、联合作战指挥与军种作战指挥的关系	20
四、平时指挥与战时指挥的关系	22
五、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战略方向的关系	24
六、局部调整与系统改革的关系	24
七、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与指挥手段建设的关系	26
八、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与军队体制编制的关系	27
第四章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改革应发挥理论 指导作用	29
一、正确认识联合作战	30
二、科学把握联合作战指挥	37
三、切实弄清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44
第五章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改革必须变革思 维方式	58
一、正确认识思维方式的本质	58
二、变革落后的、不科学的思维方式	63
三、确立进步的、科学的思维方式	69
第六章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改革应当树立新 观念	78
一、树立合力制胜观念	79
二、树立开拓创新观念	81
三、树立全维作战观念	83
四、树立运筹时间观念	85

五、树立信息优势观念	87
第七章 应借鉴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有益做法	90
一、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概况	90
二、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对我们的启示	95
第八章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改革应当总结历史经验	111
一、军事改革必须抓住有利时机	112
二、军事改革必须克服各种阻力	115
三、军事改革必须正确选择突破口	119
四、军事改革必须纳入国家整体改革之中	121
五、军事改革必须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125
第九章 切实搞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改革的顶层设计	130
一、一步到位案与分步实施案	131
二、局部调改案与全局调改案	133
三、单层组建案与上下互动案	135
附录 I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有关情况	138
附录 II 英、法、德、俄、以、日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有关情况	148

第一章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刻不容缓

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是会出战斗力的。我们下决心进行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就是要使我军更好地适应高科技发展的要求，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趋势。

——江泽民

一、作战指挥发展的时代潮流

战争史表明，有什么样的作战，就有什么样的作战指挥，也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体制。当古代只有单一步兵或车兵的地面作战样式时，作战指挥体制基本上等同于简单的兵种指挥体制；当兵种逐渐增多，并相继形成了陆军、海军乃至空军等几个军种时，每个军种都是合成军队，合同作战指挥体制应运而生；当两个以上的军种为着统一的作战目的，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协调一致地进行作战时，就不得不实施联合作战指挥，也必须要有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研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首先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一支军队在没有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下能不能指挥联

合作战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英等国军队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但他们依靠临时组建的能够实施集中统一指挥的指挥机构，成功地实施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联合作战指挥。我军至今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但我军却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在临时组建的联合指挥机构的组织领导下，成功地指挥了一江山岛联合作战。俄罗斯军队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之所以严重失利，就在于不能对各种参战力量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由于俄军临时建立了由以普京为首的反恐怖作战总指挥部、以俄军总参谋部为首的战略战役指挥部、以联合军队集团指挥机构为首的战役指挥部和以各作战方向作战集团指挥机构为首的前线指挥部组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从而成功地对各种参战力量实施了集中统一的指挥。

既然一支军队在没有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情况下也能指挥联合作战，为什么还要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呢？这是因为，一支军队原有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与战前临时建立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不同的两回事。为了指挥联合作战的需要，没有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可以在战前临时建立；依靠这种临时建立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满足联合作战指挥的需要。但如果没有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战前又没有抓紧时间临时建立，那在战争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联合作战的。显然，有了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就能为实施联合作战

指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战前在作战指挥上的准备工作将异常艰难和复杂。对于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或联合作战的发起方而言,这种准备时间一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而定;但对于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或联合作战的迎战方而言,这种准备时间的多少只能取决于敌方开战的早晚。弄得不好,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准备。换言之,如果有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稍加调整就能满足指挥联合作战的需要;如果没有现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要想在仓促应战的情况下有效地指挥联合作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在很多国家的军队都把建立和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作为和平时期战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如联合作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一样,联合作战指挥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从人类战争史看,自从武装力量出现了独立的军种(最早为陆军和海军)后,不少国家的军队都尝试过联合作战的实践,但直到19世纪末都没能建立起联合作战指挥体制。20世纪初,美、英等国军队开始探索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双方都进行过不同规模的联合作战。特别是同盟国军队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所实施的联合作战指挥,堪称作战指挥发展史上的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等国军队开始正式建立和不断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特别是美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已经基本成熟。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印度、韩国、日本和

以色列等国军队也开始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目前，建立和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已经成为 21 世纪各国军队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列宁说过：不理解时代，就不能理解战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话题。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之所以成为军事改革的时代强音，就是因为战争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作战空间遍布陆、海、空、天、电多维战场，作战时间的自然限制因素几乎可以排除（作战过程可以在全天候、全时辰进行），作战力量一般由诸军兵种共同构成，作战行动通常包括多种作战形式和样式。换言之，从军事上来说，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强调整体、强调综合、强调系统、强调一体化的时代。这种情况表现在作战上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战形式和样式。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在战时最迅速、最有效地指挥联合作战，各国军队都极为重视建立和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二、提高我军作战指挥效能的关键

战争史表明，一旦某种军事发展趋势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这种军事发展趋势肯定是提升作战能力或作战效益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比如，拿破仑战争时代，步炮协同作战备受各国军队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支军队还试图依靠单一步兵与有炮兵支援的军队作战，那是很难占到便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某一军兵种为主、由其他军兵种配合的合同作战，成为当时具有

代表性的作战形式和样式。在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中，没有高度合成的军队，就没有条件与敌人在机械化战场上进行角逐。同样，在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只是依靠单一兵种的作战，或单一军种的合同作战，都无法有效地与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对抗。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联合作战能力，才有资格在联合作战中与敌人争胜。恩格斯有句名言：“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¹。如果达不到这一点，那就不可避免地与对方在军事上形成了“时代差”。一旦形成了“时代差”，作为落后的一方，打赢战争的难度就会更大。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对联合作战指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我军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加之有抗美援朝战争的陆空协同作战和一江山岛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初步实践，我军在联合作战指挥的研究上曾经有过一个良好开端。“文革”期间，我军全面建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联合作战指挥问题的研究也趋于停滞。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特别是1993年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之后，我军开始全面研究联合作战问题。经过10年的不懈探索，我们理清了高技术战争对联合作战指挥所提出的新要求，掌握了世界各国军队

1. 参见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有关情况，对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现代条件下，如果说实施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是提高整体作战能力的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那么，建立和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则是打赢联合作战的一个必要因素。这既是世界军事发展的大势，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我军所担负的作战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能够有效地指挥联合作战。当前，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仍然不少。从我军面临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威胁看，主要是维护祖国统一、保卫战略要地、捍卫边境领土主权、捍卫珊瑚岛礁地区及其海域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局部战争。无论进行何种局部战争，都将是由两个以上军种参加的联合作战。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就很难成功地指挥联合作战。另一方面，我军现行作战指挥体制还难以适应联合作战指挥的需要。我军现行指挥体制，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总体上看，这一体制体现了我军的传统和特色，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指挥，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作战思想、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重大变化，这种指挥体制已不能适应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特别是不能满足指挥联合作战的需要。上述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迫使我军必须尽快

改革指挥体制，建立科学、合理、适用的新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早在 20 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军队，在调整与改革作战指挥体制方面，必须符合整个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而不能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我军可以在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方法、步骤、要求、标准等方面独辟蹊径，但不可能绕过或回避指挥体制改革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尽快建成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对此，江泽民曾经指出：“对于我军来说，联合作战虽然不完全是一个新课题，但对现代联合作战总的还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也没有很好解决”。他进而指出，在进行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时，“要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改革上，增强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①。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3、454、463、458 页。

第二章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应遵循的原则

原则是常识，是对问题的判断。

——福煦

原则是行为准则，但不是绝对准则。

——乔治·凯南

原则是人们用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准绳。它虽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却是建立在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是新时期我军改革和建设的重大举措。进行这样一项极端严肃和重要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也不能贸然行事，必须慎之又慎。为此，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军事理论和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以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还应遵循下述几条原则。

一、平战结合

自从出现私有制、军队和国家以来，人类就一直生活